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江湖奇侠传

第二册

平江不肖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江湖奇侠传

第二册

平江不肖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卖草鞋乔装寻快婿 传噩耗乘间订婚姻	345
第四十二回	魏壮猷失银生病 刘晋卿热肠救人	355
第四十三回	巧机缘深山学道 显法术半路劫银	367
第四十四回	还银子薄惩解饷官 数罪恶驱逐劣徒弟	377
第四十五回	乌鸦山访师遭白眼 常德府无意遇奇人	388
第四十六回	铜脚道运米救饥民 陆伟成酬庸清道藏	397
第四十七回	探消息误入八阵图 传书札成就双鸳侣	404
第四十八回	遭人命三年败豪富 窥门隙千里结奇缘	416
第四十九回	奇风俗重武轻文 怪家庭独男众女	427
第五十回	做新郎洞房受孤寂 抢软帽鱼水得和谐	436
第五十一回	出虎穴仗雄鸡脱险 附骥尾乘大鸟凌空	445
第五十二回	钱锡九纳宠受恚惶 蒋育文主谋招怨毒	454
第五十三回	熏香放火毒妇报冤仇 拔刀救人奇侠收双女	463
第五十四回	杨赞廷劫财报宿怨 万清和救难释前嫌	475
第五十五回	靠码头欣逢戚友 赴边县谊重葭莩	485
第五十六回	临苗峒误陷机关 入歧途遽逢孽障	492

第五十七回	布机关猛虎上钩 合群力猴子称雄	498
第五十八回	谢援手瓦屋拜奇人 惊附身璇闺来五鬼	506
第五十九回	踞内室邪鬼为祟 设神坛法师捉妖	514
第六十回	绝永患街头埋鬼物 起深惊桥下见幽灵	521
第六十一回	闻哭泣无意遇娇娥 诉根由有心钩壮士	528
第六十二回	蓝辛石月下钉妖精 宋乐林山中识神虎	535
第六十三回	肆凶暴岗头狂发啸 求慈悲龕下细陈词	543
第六十四回	除孽障几膏虎吻 防盗劫遍觅镖师	550
第六十五回	失富儿镖师受斥责 夺徒弟大侠显神通	557
第六十六回	卢家堡奇侠抢门生 提督衙群雄争队长	564
第六十七回	开谛僧峨嵋斋野兽 方绍德嵩岳斗神鹰	572
第六十八回	睹神鹰峰巅生钦慕 逢老叟山下受嘲讽	582
第六十九回	伏猢猻神术惊苗峒 逢妖魅口腹累真传	588
第七十回	抢徒弟镖师挨唾沫 犯戒律岳麓自焚身	596
第七十一回	论戒律金罗汉传道 治虚弱陆神童拜师	604
第七十二回	访名师叹此身孤独 思往事慰长途寂寥	613
第七十三回	值佳节借宿入丛林 度中秋赏月逢冤鬼	619
第七十四回	逼出家为窥秘密事 思探险因陷虎狼居	625
第七十五回	破屋瓦救星来月下 探莲台冤鬼泣神前	631
第七十六回	坐渡船妖僧治恶病 下毒药逆子受天刑	637
第七十七回	遭灾劫妖道搭天桥 发慈悲剑仙授密计	650
第七十八回	射毒蟒大抚台祭神 除凶僧小豪杰定策	657
第七十九回	常德庆中途修宿怨 陈继志总角逞英雄	664
第八十回	游郊野中途逢贼秃 人佛寺半夜会淫魔	674

第四十一回 卖草鞋乔装寻快婿 传噩耗乘间订婚姻

话说朱镇岳匆匆回到船上，叫船户过来，借了一套粗布衣服，自己改装出一个船户来。上岸走近茅棚，向那老者问道：“草鞋几文钱一双？”老者并不抬头，只望了望朱镇岳的脚，即随手拿了一双，掣在朱镇岳跟前，答道：“我的草鞋，比旁人打的结实，一双足抵两双。旁人的卖五文钱一双，我的要卖八文。你穿过一双，便知道比买旁人的合算。”

朱镇岳看老者身旁，有一把破了的小杌子，即拿过来坐着。借着套草鞋耽误的时间（草鞋上的绳索，照例须买的人临时结绊）问老者道：“看你老人家须发全白了，精神倒是很好。不知尊庚已有几句了？”老者见问，才抬头望了朱镇岳一眼，仍低头结着草鞋，答道：“老了，不中用了，今年痴长了七十八岁。”朱镇岳道：“你老人家就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吗？”朱镇岳问这话的时候，已伸着赤脚踏进草鞋。老者且不回答，很注意的向朱镇岳脚后跟望了几眼，连忙起身放下结着的草鞋，对朱镇岳拱了拱手，笑道：“原来是朱公子来了，轻慢，轻慢。若不是于无意中看出了尊足的伤痕，又几乎错过了。”朱镇岳不由得吃惊问道：“老丈何以看了我脚上的伤痕，便知道我是朱某？”老者哈哈笑道：“老朽特地在这里等候公子，岂有不知道的道理？寒舍离此地不远，就请公

子屈驾一临，如何？”

朱镇岳突然见老者这般举动，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只得问道：“请问老丈尊姓大名？今日初次和老丈会面，老丈何以知道我会到这里来，先在这里等我？一月以前，在白马隘地方，刺伤我这脚的，难道就是老丈么？”老者摇头笑道：“老朽何至刺伤公子，公子如想见那夜在白马隘和公子交手的人，此时正好随老朽前去。老朽的姓名，到了寒舍，自然奉告。”

朱镇岳心想：这老人的神情举止，使人一望便能知道非寻常的老人。在白鱼矶和白马隘所遇的三个人，十九就是这老人的徒弟。也不知他们和我有甚么过不去的事，两次来找我动手斗不过我，于今却又改变方法，想引我到他们巢穴里去。虽明知这番若是同去，是免不了又要动干戈的。但这老人既专在这里等我，我就要推诿不去，他也不见得肯放我过去。徒然示弱于人，于事无益。好在我的金银已经运到了家，我单独一个人没有顾虑，不怕遭逢了何等意外。我就跟他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思量既定，当下便向老者说道：“自应同去拜府，请略等一等，我回船更换了衣服便来。”老者笑道：“就这衣服何妨，我辈岂是世俗的眼睛，专看在人家的衣服上。就是老朽身上穿的，何尝不与公子一般。就这样最好，用不着去更换，耽搁时刻。”朱镇岳见老者这们说，只得说道：“衣服即算遵命，用不着更换，但是得向船户招呼一声，也使他好安心等候我回船。”老者摇手道：“这也可以不必。他们不见公子回船，自知道等候。船上又没有值钱的细软，值得如此费周折。”朱镇岳被说得不好意思，只得毅然答应。这老者拍拍身就走，茅棚、草鞋都不顾了。

朱镇岳跟在后面，觉得老者的脚步甚快，振作起全副精神，才勉强跟上。没行走一会，天色就昏暗了。幸有星月之光，辨得清道路。朱镇岳初时以为，老者既说寒舍离此地不远，至多也不过几十里路。及至跟着飞走了一夜，走到天光大明，还不见到。朱镇岳平生用赤脚草鞋，一夜奔驰这们远的道路，这是第一次。工夫虽来得及，两只脚底却走起了

好几个水泡，步步如踏在针毡上，痛彻肺腑。实在忍耐不住了，只好诘问老者道：“老丈说府上离此地不远，于今已走了一整夜，虽不能计算已行了多少里路，然估量已走得不少了，何以还不见到呢？”老者连连点头道：“快了，快了，就在前面不远了。累苦了公子，可在火铺里歇歇。”老者引朱镇岳到路旁一家火铺里，陪朱镇岳同吃了些充饥的东西。教朱镇岳伸出两只脚来，老者含着一口冷水，向脚底喷喷了几口，用手在走起的几个水泡上，揉擦了一会，带笑说道：“尊师走路的本领极好，怎不传给公子？老朽倒不曾留意，此后从容些走罢。”

朱镇岳心想：不错，我师傅曾带我往各处游历，他老人家行路不起灰尘，说是练气的功夫有了火候，才能如此。我此刻哪里够得上说有这种本领。看这老者的本领，远在我之上，我此去他若对我有恶意，我如何能对付得了呢？想到这上面不由得就有些害怕起来。忽又转念一想道：“他若果是恶意，我和他同走了一夜，他何时不可动手做我，定要将我引到他家里才下手。”有了这们一转念，心里又觉安了许多。然朱镇岳是少年好胜的人，因为好胜的一念所驱使，才肯冒险跟来。于今只走路一端，便赛不过七十八岁的老人，面上如何不觉得惭愧？好在老者行所无事的样子，开发了饭食钱，又引朱镇岳上路。说也奇怪，朱镇岳两脚本已痛得寸步难移了，经老者一喷水，一揉擦，此时已全不觉得痛苦了，和初上道的一般。老者行走也不似昨夜那般飞也似的快了。

又走了一日，直走到第三日午后，才走到一座巉岩陡削的山下。老者指着山上，笑道：“这可真到了寒舍了。”朱镇岳抬头看这山，高耸入云，危岩壁立，虽依稀认得出一条樵径，然一望便能断定，已经多年没有樵夫行走，荆棘都长满了。岩石上的青苔光溜溜的，可想象人的脚一踏在上面，必然滑倒下来。幸亏朱镇岳在陕西的时候，曾上过这般陡峻的山峰，这时施展出功夫来，还不甚觉吃力。老者引着弯弯曲曲的走到半山中一处山坡里，只见一所石屋，临岩建筑。石屋的墙根和屋顶，都布满了藤萝，远望好像是一个土阜，看不出是一所房子。石屋周围，有无数的参天古木，幽静到了极处，休说不闻人声，连禽鸟飞鸣的声音

也没有，静悄悄的如禅林古院。

朱镇岳虽是个少年好动的人，然一到了这种清幽的地方，不由得尘襟涤净，心地顿觉通明，不禁长叹了一口气：“好一个清幽所在，真是别有天地非人间。不是老丈这般清高的人，谁能享受这般清幽的胜境？便是我今日能追随老丈到这里来，也就是三生有幸也。”老者笑道：“公子既欢喜这里清幽，不妨在这里多盘桓些时日。”说着，上前举手敲门，即听得呀的一声门开了。

朱镇岳看那开门的是一个华服少年，俨然富贵家公子的模样。不觉心里诧异，暗想：像这样的娇贵公子，如何能在这深山穷谷之中居住？再看那少年，含笑对自己拱手说道：“朱公子别来无恙？”才吃了一惊，仔细看时，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白马隘从船梢木板底下拖出来的叫化。此时改变了这般华丽的装束，任凭如何有眼力的人，一时也辨认不出来。当下朱镇岳既看出就是那个叫化，便也连忙陪笑拱手。老者让朱镇岳进门，即回头对这少年说道：“朱公子来了，怎不去叫你哥哥快出来迎接？”少年应着是，走进隔壁一间房里去了。朱镇岳进门看这房子，和寻常三开间的客堂房相似，只是房中并没有甚么陈设，案凳都很粗笨，勉强能坐人而已。石壁上挂了几件兵器，也都笨重不堪。老者亲手端了一把凳子，给朱镇岳坐。朱镇岳向老者行了礼，刚待展问老者邦族及此番见招的缘由。

只见少年从隔壁房里出来，到老者跟前，低声说了几句话。老者哈哈大笑道：“蠢才，蠢才。都是自家人，一时的输赢，有甚么要紧？值得这般做作，这们小的气量，真是见笑朱公子。再去，教他尽管出来相见，‘不打不相识。’难道这句话，他也没听人说过吗？”朱镇岳听了这几句话，逆料不是白鱼矶交手的，便是白马隘交手的人。因斗输了，不肯出来相见。见这少年现出踌躇不肯再去的神气，便起身笑问是怎么回事。老者道：“小儿不懂事，前月瞒着老朽到白鱼矶向公子无礼，却被公子伤了。将息至今，才把伤痕治好，此刻他听说公子来了，还不好意思出来相见。”朱镇岳也哈哈大笑道：“原来如此，我得罪了大哥，

我亲去向他赔罪便了。”说着，对少年说道：“请足下引我去见他。”

少年笑着道好，遂把朱镇岳引进隔壁房里。朱镇岳看靠墙一张床上，斜躺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年纪若有三十来岁，生得浓眉巨眼，很有些英雄气概。回想在白鱼矶那夜所遇那汉子的情形，果和这人仿佛。此时这人脸上，现出盛怒难犯的样子。朱镇岳上前作了一揖，说道：“那夜委实不知是大哥，乞恕我无礼。”

这人待朱镇岳再往下说，托地跳下地来，指着朱镇岳高声说道：“你也欺我太甚了，你到我家来，我既不肯见你，也就算是低头服输到极处了。你还以为不足，要来当面奚落我。”说罢，气冲冲的回身一脚，将窗门踢破，一闪身就纵上了后山石岩，再一转眼，便不知去向了。朱镇岳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向人赔罪，反受人这般唾骂。一时竟被骂得怔住了，不知应如何对付才妥。这汉子方从窗口逃去，即听得老者在客堂里骂道：“孽畜安敢对公子无礼。”随即走进房来，对朱镇岳再三道歉。朱镇岳倒不生气，只觉得这汉子的脾气古怪。当下仍和老者退到客堂，分宾主坐定。

老者从容说道：“公子虽不曾见过老朽的面，只是老朽的名字，公子必是曾听得尊师说过的。老朽便是与尊师同门的田广胜，公子心中可想得起这个名字么？”朱镇岳听了，慌忙站起身说道：“原来就是田师伯，小侄安有不知道的道理。”说着，重新拜下去。

田广胜忙伸手拉起来，指着少年给朱镇岳介绍说：“他姓魏，名壮猷。原是我的徒弟，于今又是我的女婿了。我本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名孝周，在广西当协统。三年前，阵亡在长毛手里，尸首都无处寻觅。我只得将在我跟前的几个徒弟，齐集在一块儿，说道：‘他们大师兄阵亡，尸身无着，我固然是痛心极了。便是你们一则念与我师弟之情，二则念与你大师兄同门之亲，手足之义，都应该各自尽点儿力量去寻觅回来，才对得起你大师兄的英灵。此刻你两个师妹，都还不曾许人，看是谁能将大师兄的尸身寻回来，我即招谁做女婿。’那时几个徒弟，都竭力寻找，却是魏壮猷找着了。魏壮猷那时才有十五岁，正和

我最小的女儿红红同年。我既有言在先，不能不践，就招了他在家里赘婿。大女儿娟娟，今年二十一岁了，尚不曾许人。这两个女儿，是我继配的女人生的。

“那年我大儿子既阵亡了，家乡地方，被长毛乱得不能安身。此山在贵州境内，这屋子原来是毕祖师当年修炼之所。山中豺狼虎豹极多，祖师当日不肯伤害这些猛兽，为的是不许寻常人能上这山里来，特地留了这些猛兽，看守山坡，好使左近几十里路以内的人，不但不敢上山，并不敢打山脚下经过。

“祖师去世的时候，我们同门三兄弟，都在这屋里。祖师将身边所有的东西，分给我们三人，这房子就分给我了。我因有家室在广西原籍，用不着这房屋居住，空着好多年。及至这番被长毛乱得我不能在家乡安身，只好搬到这里来，暂避乱世。谁知到这里不久，我继配的女人就病死了。人人只知道中年丧偶，是人生最烦恼的事。不知道老年忽死去一个老伴侣，其烦恼更比中年厉害。

“自从拙妻死后，我只将他草草的安葬在这山里，便终日在外游览山水。仗着老年的脚力还足，时常出门，三五月不归来。前月我正在庐山，寻觅几种难得的草药。忽见小女红红找来，说他二哥义周，在白鱼矶被朱三公子杀伤了，伤的甚是沉重，睡在家里人事不省。我一听这消息，还摸不着头脑。问小女说的是哪里来的朱三公子。你二哥在家好好的，何故会跑到白鱼矶去，被人杀伤？

“小女拿出一封信来，原来是尊师雪门师傅托人寄给我的。信中说公子是他近年所收的最得意的徒弟，这回由公子押运二十多万金银回常德原籍。公子的本领，小小的风浪，原可以担当得起，所虑就是公子有些少年好胜的脾气，诚恐惹出意外的风波。公子失了事，便是他失了面子。因此特地寄这封信给我，要我念昔日同门之情，大家照顾照顾。这封信寄到，凑巧我不在家，落到了我这个不懂世情的二儿子义周手里。他见雪门师傅夸赞公子是近来所收最得意的徒弟，有担当风浪的本领，便不服气。和他大妹子娟娟商量，要把公子押运的金银截留，使公子栽

一个跟斗。

“娟娟知道是这们不妥，不敢和他同去。然知道义周这畜性是生成的牛性，也不敢劝阻。义周便独自出门，要和公子见个上下。饶天之幸，在白鱼矶遇着公子，被公子杀得他大败亏输，回家便卧床不起。他当时以为是必死无疑的了，求自己两个妹子一个妹婿替他报仇雪恨。大女儿不能推却，只得答应。一面教他妹婿改装到公子船上刺探虚实，一面教他妹子到庐山报信给我知道。

“我当时看了尊师的信，不由得大吃一惊。思量这一班孽障，胆敢如此胡闹。他们自己伤也好，死也好，是自作自受，不能怨天尤人。只是万一伤损了公子一毫一发，这还了得。教我这副老脸，此后怎生见雪门师弟的面呢？连夜赶回家来，想阻止大女儿不许胡闹。及至赶到家时，大女儿也已在公子手里领教过，回家来了。大女儿盛称公子的本领了得，他若非戴了面具，脸上必已被公子刺伤了。我听得公子只脚上略受微伤，才放了这颗心。依我的气忿，本待不替孽子治伤的。只因他两个妹子，一个妹婿，都一再跪着恳求，我才配点儿药，给孽子敷上。可恶的孽障，到今日还不悔悟自己无状，倒怀恨在心，不肯与公子相见。这都只怪我平日教养无素，以致养成他这种乖张不驯良的性子，实是对不起公子。”

朱镇岳听了这番话，才如梦初醒。暗想：怪道那夜在白马隘交手的时候，那人再也不肯开口，原来是女子戴了面具，假装男子，所以头脸那们大，身材又那们瘦小。我末了一剑，刺在他面具上，怪不得喳的一声响。那夜若不是我安排了锣鼓助威，使他害怕惊动岸上的人，慌张走了。再斗下去，不见得不吃他的亏。只可惜这娟娟是个女子，若是男子，有这们好的本领，倒是我应当结交的好朋友。朱镇岳心里这们想着，偶然触发了一句话，连忙起身向田广胜说道：“田师伯太言重了，小侄开罪了义周二哥，他见了小侄生气，是应该的。承师伯瞧得起小侄，不把小侄当外人，呼小侄的名字，小侄就很感激。叫小侄公子，小侄觉得比打骂还难受。”田广胜点头笑道：“依贤侄的话便了。贤侄可

知道我借着卖草鞋，在白鱼矶专等候贤侄，是甚么用意？”朱镇岳道：“小侄以为这是承师伯不弃，想引小侄到这里来的意思，但不知是与不是？”田广胜摇头笑道：“我明知贤侄家住在常德乌鸦山底下，若只想引贤侄到这里来，何不直到乌鸦山相邀，值得费如许周折。”朱镇岳也觉得有理，只是猜不出是何用意。

田广胜接着笑道：“我从庐山回来，不多几日，又接了尊师从西安传来的一封信。因为有这封信，我才是这们布置。我今年已痴长到七十八岁了，正是风前之烛，瓦上之霜，在人世上延挨一日算一日。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于今既已活到七十八岁了，死了也不为委屈。不过我有未了的心愿，若不等待了便死，在九泉之下，也不得瞑目。

“我有甚么心愿未了呢？就是我这大女儿娟娟，今年二十一岁了，还不曾许配人家。论到我这个女儿，容仪品性都不在人下。若不过事苛求，早已许给人家了。无奈我这女儿，因是我晚年得的，从小我就把他看得过于娇贵，传授给他的武艺，也比传授旁的徒弟及儿子都认真些。他的武艺既高，眼界心性也就跟着高了。寻常的少年，没有他看得上眼的。他发誓非有人品学问武艺都能使他心服的，宁肯一生不嫁。我年来到处留神物色，休说人品学问武艺都能使我女儿心服的男子不曾遇见过，就是降格相从，只要我看了说勉强还过得去的，也没有遇着。这天缘凑巧，得了贤侄这般一个齐全的人物。若是尊师托人带信给我的时候，我在家接了信，我儿子便不致到白鱼矶与贤侄为难。我儿子不被贤侄杀伤，不求他妹子报仇，他妹子更何致与贤侄交手？因有这们一错误，我女儿才得心悦诚服的钦佩贤侄。

“我看这种姻缘，真是前定，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想就此将小女娟娟许配贤侄，只不知贤侄的意下如何？只要贤侄口里答应了，至于成亲的日期，此时尽可不必谈及。贤侄如有甚么意思，不妨直对我说，毋须客气。我也原是不存客气，才当面对贤侄说。其所以假装卖草鞋的，亲自将贤侄引来这里，也就是要借此看看贤侄的气度和能耐。我见贤侄的时候，故意说寒舍就在离此地不远，更不教贤侄回船换衣服，贤

侄竟能同行三日，一点儿不曾现出忿怒的样子，可见得气度宽宏，不是寻常少年人所能及。而我那孽障对贤侄无状，贤侄能犯而不较，尤为难得。”

朱镇岳至此，才觉悟种种境遇，都是有意造设的。心想娟娟的本领，确是我的对手，又是田师伯的小姐，与我同门，许配给我，并不委屈了我。此刻田师伯当面问我，我心里是情愿，原可以当面答应他。不过我父母都在西安，这样婚姻大事，虽明知由我亲自定下来，我父母是决没有不依的。然于为人子的道理，究竟说不过去。想到此处，即向田广胜说道：“承师伯不嫌小侄不成材，小侄还有甚么异议，本来就可以听凭师伯做主的。只因小侄这番回常德，是奉了家父母的命，押船回来的，为急于要回西安复命，才在家不敢耽搁，只住了一个多月，即动身回西安去。此时家父母在西安，见小侄还不曾回去，心里必异常悬念。小侄打算即刻动身，兼程并进，到西安复命之后，将师伯这番德意，禀过家父母。想家父母平时极钟爱小侄，这事断没有不许的。那时再从西安到这里来，一则好使家父母安心，二则既禀告了家父母，小侄的心也安了。还望师伯体念小侄这一点儿下情。”

田广胜听了，待开口说甚么，忽又忍住。半晌，才说道：“这是贤侄的孝行，我本不应相强。但是据我的意思，婚姻大事，自应请命父母，然有时不得不从权。我于今并不要贤侄和小女成亲，只要贤侄口里答应一句就是了。”朱镇岳道：“师伯的话说得明白。小侄其所以不敢答应，就是因这事体太大，一经口里答应了，便至海枯石烂，也不能改移。于今小侄离开西安，已有大半年了，诚恐自小侄离开西安以后，有门户相对，人物相当的女子，已由家父母作主聘定下来了，小侄并不知道，又在师伯跟前答应了，将来岂非事处两难？”田广胜不住的点头道：“贤侄所虑的，确是不错。此刻我只问贤侄一句话：倘若贤侄此时能知道尊父母实在不曾在贤侄离开西安以后，替贤侄定婚，而尊父母又断断不会不许可贤侄在这里定婚，那么，贤侄可以答应我么？”朱镇岳道：“那是自然可答应的。不过此地离西安这们远，从何可以知道呢？”田

广胜道：“贤侄不知道，我倒早已知道了。贤侄大概能相信我七十八岁的人了，说话不至于信口开河。贤侄所虑的这一层，我能担保没有这回事，并能代贤侄担保，尊父母万不至于说话。但须贤侄答应下来，我立刻便拿我能担保的证据给贤侄看。”

朱镇岳思量：这种担保，不过是口头上一句话，如何能有证据给我看呢？若果能证实我所虑的，没有这回事，我就答应了也没要紧。遂对田广胜道：“师伯既说能担保，必没有错误，何须要甚么证据？只是不知道师伯所谓证据，究竟是甚么？莫不是有新自西安来的人么？”田广胜道：“贤侄且答应了我再说，并不是我要逼着贤侄答应，这其中的道理，等一会自然明白。”朱镇岳道：“既这们说，小侄便权且答应了。将来只要家父母不说甚么，小侄决无翻悔。”田广胜至此，才把所谓能担保的证据拿了出来。朱镇岳一看，只吓得号啕痛哭。不知到底是甚么证据？且待第四十二回再说。

第四十二回 魏壮猷失银生病 刘晋卿热肠救人

话说田广胜将所谓担保的证据拿出来，朱镇岳一看，原来是一封信。这信是雪门和尚写给田广胜的，信中的语意很简单，只说某月某日擒军破西安，府尹朱公夫妇同时殉难。现已由雪门和尚自己备棺盛殓，即日动身运回常德原籍。信尾托田广胜设法劝阻朱镇岳，勿再去陕西。朱镇岳只看了府尹朱公夫妇同时殉难这几句，已呼天抢地的痛哭起来。没哭一会，便倒地昏过去了。

田广胜、魏壮猷都忙着灌救，半晌醒转来，仍哭着责备田广胜道：“师伯既得了这信，怎的不予见面的时候给我看？好教我奔丧前去。隐瞒三四日，倒忍心和我议婚事，使我成为万世的罪人，是甚么道理？”田广胜连忙认罪道：“这是我对不起贤侄。不过雪门师傅的信上说了，即日动身运柩回常德原籍，怎好教贤侄去奔丧呢？在我瞒三四日不说，固是全因私情，没有道理。只是在贤侄迟三四日知道，并不得谓之不孝。贤侄得原谅我，若在见面的时候将这信给贤侄看了，则三年之内，不能向贤侄提议婚的话。我刚才已曾对贤侄说过了，我于今已是七十八岁的人了，正如风前之烛，瓦上之霜，得挨一日算一日。三年之后，只怕葬我的棺木都已朽了。因此情愿担着这点不是，逼着贤侄承诺我的话，以了我这桩惟一的心事。”

朱镇岳见田广胜这们说，自觉方才责备的话，说的太重，即翻身向田广胜叩头，泣道：“师傅信中虽说已动身运枢回籍，然小侄仍得迎上前去，以便扶着先父母的灵枢同行。”田广胜拉起朱镇岳说道：“贤侄用不着去，我已派人迎上去了。大约不出一二日，便能将灵枢运上这里来。”朱镇岳问道：“运到这里来做甚么呢？”田广胜道：“我估料长毛的气焰，还得好几年才能消灭，就是常德，也非安乐之土。贤侄这番又运回这些金银，更是惹祸的东西。我看这山里还好，已打发两个小女去乌鸦山，迎接令祖母到这里来，免得年老人担惊受怕。尊大人的灵枢，暂时安厝在这山里，等到世局平静了，再运回原籍。雪门师傅来了之后，我还要和他商量，尽我们的力量，下山去做几桩事业。”

朱镇岳见田广胜这们布置，只得依从。过不了几日，果然朱沛然夫妇的灵枢，和朱镇岳的祖母都到了。大家在这山里，整整的住了八年，清兵破了南京之后，朱镇岳夫妇才回乌鸦山祖屋。朱镇岳的祖母和田广胜，都死在这山上。这八年当中，田广胜、雪门和尚以及朱镇岳夫妇、魏壮猷夫妇，都曾下山做过许多救苦救难的事。因田广胜和朱镇岳都挟了一种报仇的念头，暗中替清军出了不少的力。但是这些事，不在本书应写之列，都不去写他。不过写到这里来了，却不能不连带把魏壮猷的履历，略为交待一番，使看官们知道这部书中的重要人物清虚观笑道人的来历。

魏壮猷自从田广胜死后，不久他夫人红红也死了。他和红红伉俪的情分，本十分浓厚，红红一死，他悲痛到了极点。这时南京已破，清室中兴，各省粉饰太平。人民在几年前因兵荒离乱的，至此都渐渐的各回故土了。魏壮猷早已没有父母，跟着田广胜长大的，此时无家可归。只得借着游山揽胜，消遣他胸中悼亡之痛。

田广胜在日，手中积下来的资财很不少，约莫有二三十万。他两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因和朱镇岳负气，出走得不知去向。临死只有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在跟前。这多的遗产，当然分给朱镇岳、魏壮猷两人。魏壮猷得了这一部分财产，独自一个人用度，手头自然很阔。游踪

所到之处，当地的缙绅先生以及富商大贾，无不倾诚结纳。只是他对人从不肯露出自己的本像来，一般人见他生得风度翩翩，温文尔雅，都以为他是一个宦家公子，谁知道他是一个剑侠呢？

有一次，魏壮猷游到了四川重庆，住在重庆一个最大最有名的高升客栈里。这客栈房屋的构造，是五开间三进。楼上地下，共有三四十间房子。有钱的旅客，到重庆多是在这客栈下榻。魏壮猷到的时候，欢喜第三进房屋又宽敞又雅洁，只可惜已有三间被人占住了，仅余下一间厢房。中间客厅，是不能住人的。魏壮猷单身一个人，本来有一间厢房住着便得了。但是他因好交游，无论到甚么地方，总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一间厢房，因此不够居住。当下便和客栈账房商量，要腾出这三间房子来，给他一人居住。房钱多少，决不计较。账房看魏壮猷的行李很多，很透着豪富的气概，以为是极阔的候补官儿，来这里运动差缺的。恐怕错过了这个好主顾，连忙答应了魏壮猷，向那三个旅客要求移房。费了许多唇舌，才将三间房子腾了出来，给魏壮猷一个人住了。

魏壮猷照例结交当地士绅，终日宾朋燕集，弄得五开间的房子都座无隙地。一时魏公子在重庆的声名，几于没人不知道。他这回来四川游历，身边带了千多两黄金，原不愁不够使费。金银在他这种有本领的人手里，不问到甚么地方，难道还有人能劫夺了去吗？只是事竟出人意外，这日魏壮猷因须付一笔账，开箱打算取一百两黄金出来兑换。足足的一千两黄金，哪里还有一两呢？只剩了一块包裹的包袱，不曾失掉。魏壮猷不由得大吃一惊。暗想，这事真奇怪，这一叠八口皮箱，金叶放在第六口皮箱之内，要开这箱，非将上面五口搬开不可，五口皮箱内尽是衣服，每口的分量很不轻，要搬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每口皮箱都上了锁，贴了封条，锁和封条丝毫未动，这金叶从哪里取出去的呢？这一进房屋，除了我没旁人居住，我在家的時候，固然没人敢动手偷我的东西，便是我每次出外，多在白天，门窗都从外面锁了，钥匙在我自己身上，若曾有人动过锁，我回来开锁的时候，岂有个不知道的？魏壮猷心里一面思量，一面将这七口皮箱次第开看，都一些儿没有动过的痕